

基于猪膏解毒功效的 《金匱要略》“诸黄,猪膏发煎主之”再认识

窦豆 许宗颖 邱旭东 徐爽 李志鸣 钟相根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 100029

摘要:[目的]对猪膏的功效和猪膏发煎的功能主治进行再认识。[方法]对比猪膏发煎的古今应用,重新挖掘本草古籍中对猪膏功效的记载,总结仲景治疗黄疸的思路,分析《金匱要略》黄疸病篇文本,归纳猪膏发煎的功效和主治范围。[结果]猪膏发煎在古代多有应用且疗效颇佳,但在近现代渐被遗忘。本草古籍记载猪膏具有解毒功效,且《金匱要略》黄疸病篇布局安排的内在逻辑和“诸黄”二字的字词含义均说明“猪膏发煎”的功效并非仅限于补虚润燥,而应是解毒、消瘀、通利,这也更符合仲景对黄疸病机和治则的基本认识。猪膏发煎的主治范围应包括多种原因引起的黄疸,尤其侧重于黄疸病篇前部未详及治法的各类少见黄疸,如各种动植物、矿物药的肝毒性诱发的黄疸等。[结论]“猪膏发煎”具有解毒、消瘀、通利的功效,应通过研究扩大该方的临床应用范围。

关键词:猪膏;解毒;诸黄;猪膏发煎;金匱要略;黄疸;肝毒性

中图分类号:R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509(2021)03-0232-04

DOI: 10.16466/j.issn1005-5509.2021.03.005

Re-recogni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Jaundice Should be Treated with Zhugaofa Decoction” in “Synopsis of Prescriptions of the Golden Chamber” Based on the Detoxification Effect of Lard DOU Dou, XU Zongying, QIU Xudong, et al *School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100029), China*

Abstract:[Objective] To re-recognize the effect and treatment scope of lard and “Zhugaofa decoction”. [Methods] In this article, it compared the ancient and modern applications of “Zhugaofa decoction”, re-excavated the records of the efficacy of lard in ancient books of Materia Medica, summarized Zhongjing's thoughts on treating jaundice, and analyzed the text of the jaundice chapter of “Synopsis of prescriptions of the Golden Chamber”. [Results] “Zhugaofa decoction” was widely used in ancient times with good effects, but it has been forgotten in modern times. The ancient books recorded that the lard had the effect of detoxification. The context of Jaundice chapter in “Synopsis of Prescriptions of the Golden Chamber” and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different types of jaundice” also showed that the effect of “Zhugaofa decoction” was not limited to tonic deficiency and moisturize dryness, but to detoxify, remove blood stasis, and promote the bowel movement and urination. This was consistent with ZHANG Zhongjing's basic understanding of jaundice pathogenesis. The treatment scope of “Zhugaofa decoction” should include jaundice caused by various causes, especially on various types of rare jaundice that were not detailed and treated in the same chapter, such as jaundice induced by liver toxicity caused by various animals, plants and mineral drugs. [Conclusion] “Zhugaofa decoction” has the effects of detoxifying, removing blood stasis, and promoting effect of bowel movement and urination, and further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expanding the scope of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this prescription.

Key words: lard; detoxification; different types of jaundice(Zhu Huang); Zhugaofa decoction; Synopsis of Prescriptions of the Golden Chamber(Jingui Yaolue); jaundice; liver toxicity

猪膏发煎出自《金匱要略·黄疸病脉证治第十五》,原文为:“诸黄,猪膏发煎主之。猪膏发煎方:猪膏半斤,乱发如鸡子大三枚。上二味,和膏中煎之,发消药成,分再服,病从小便出。”后世注家及规划教材均认为猪膏的主要功能为补虚、润燥,进而将猪膏发煎解读为专为胃肠燥结萎黄而设的方剂,但如此解读则限制了该方的应用范围。本文拟通过对历代本草及相关医学文献、非医学文献的研究挖掘,阐述猪膏的解毒功效,从而重新审视猪膏发煎,对其功效主治进行再认识。

1 猪膏发煎的古今应用

1.1 古代临床应用 猪膏发煎自古临床应用颇多,如《外台秘要》第四卷《诸黄方一十三首》:“仲景《伤寒论》诸黄,猪膏发煎主之方。猪膏(八两),乱发(大如鸡子一枚)。右二味,纳发膏中煎之,发消尽研,绞去膏滓,分二服,病从小便去也。出第十四卷中。《肘后》《备急》、文仲、《千金》《古今录验》、深师、范汪同。云:太医校尉史脱家婢再病,胃中干粪下便瘞,神验。”^[1]此外,史脱治婢一案每为后世注家引用,并云出自《千金》,今本《千金》虽未见此案,但由此可见该案应曾被多种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19YFC1709201);北京中医药大学教育科学研究课题项目(XJZX18007)

Fund projects: National Ke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2019YFC1709201); Educational Science Research Project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XJZX18007)

通讯作者:钟相根,E-mail: zhongxg@bucm.edu.cn

方书收录,可惜今人未能得见。史脱其人,载于南宋张杲^[2]《医说》:“史脱,不知何郡人,器性沉毅,志行敦简,善诊候,明消息,多辩论,以医精专拯疗工奇,拜太医校尉,治黄疸病最为高手。”可见其运用猪膏发煎治疗黄疸的“神验”并非偶然为之。遗憾的是,宋前古籍亡佚甚巨,史脱一门医术后世已不见传。

宋后此方用于临床治黄的记载有三:一是徐忠可《金匱要略论注》载:“予友骆天游,黄疸,腹大如鼓,百药不效,用猪膏4两,发灰4两,1剂而愈。”^[3]既然“百药不效”,而“终用猪膏发煎取效”,可见其功效卓著。

之后《心太平轩医案》有一案:“余母向患疸症,身面眼目俱黄,屡服清理湿热药,罔应。乃延澹安伯(徐锦,字淡安)诊治,谓余曰:‘此非煎剂所能奏功,《金匱》治黄疸诸方,惟猪膏发煎用之累效矣。’并嘱云:‘此膏初服易吐,宜渐加增,早晚服一调羹。’如法熬就,服未半料而黄退身康,至今犹感佩大德。侄卧云识。”^[4]

徐锦对于猪膏发煎的使用颇有心得,通过查找后发现,徐氏之学应来自其师顾西畴所传。《顾西畴方案》亦记载有猪膏治黄的医案,患者“阳虚湿热已成黑疸”,顾氏认为“草木无情,不能料理”,故以猪膏发煎治之:“猪膏,乱发鸡子大三团,洗洁,以猪膏入乱发微火熬匀,分五六日或六七日报服。”^[5]在猪膏发煎流传渐少的情况下,正是师门内的传承授受才使徐锦产生了“《金匱》治黄疸诸方,惟猪膏发煎用之累效”的断言。由上述医案可见,猪膏发煎在古代常被临床应用且具有肯定的疗效。

1.2 近现代解读 近现代以来,临床医生往往担心服用猪膏会对血脂控制产生不利影响,在给肝胆疾病患者使用猪膏发煎时心存畏忌,故而猪膏发煎在现代临床应用及研究中逐渐被遗忘。但事实上,这种“遗忘”主要是由于对猪膏发煎功效和主治的不理解而导致。后世注家及国家规划教材均认为猪膏的主要功能为补虚、润燥,进而将猪膏发煎解读为专为胃肠燥结萎黄而设的方剂,但如此理解,则与仲景所言的“诸黄”这一宽泛的适用范围相矛盾。

在将近两千年的历史流传过程中,历代注家对仲景原文的解读在不同时代流变不已,必须回归当时的语言环境和时代背景方能澄清其本意^[6]。而上述条文解析,完全是基于“以方测证”的逆向解读,存在两个明显的不足:一是回避了“诸黄”的解读,将猪膏发煎

限定于胃肠燥结之萎黄证,大大限制了本方的临床应用范围及应用价值,进而导致本方慢慢被后世所忽略或遗忘;二是将猪膏的功效局限性地解读为“润燥通便”,而忽略了古人对猪膏功效的传统认识。

2 猪膏的解毒功效

2.1 猪膏解毒的古籍依据 猪膏,即猪科动物猪的脂肪油,现在一般认为其功效为补虚、润燥、解毒,但“补虚润燥”提及较多,“解毒”常被忽视。细考古籍,“解毒”实为猪膏功效中最早被记录者,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得到大量的临床运用。李时珍^[7]《本草纲目》引《名医别录》云:“猪脂膏,主煎诸膏药,解斑猫、芫青毒。”又自云:“解地胆、亭长、野葛、硫黄毒,诸肝毒,利肠胃,通小便,除五疸水肿……”《千金宝要》提出“中恶并蛊毒,温二升猪肪顿服之”^[8]的猪膏解毒之法。《肘后备急方》亦有“治食野葛毒,温猪脂一升饮之”^[9]的记载。

非医学著作中也大量记载“猪膏解毒”。北魏《齐民要术》、宋代《虎铃经》、元代《农桑辑要》均记载以腊月猪脂煎雄黄、头发,外用治疗皮肤疮疥肿毒^[10-12]。宋代《夷坚志》云:“猪肪脂能制硫黄。”^[13]《续世说》记载道士服剧毒丹药后“腹坚不食将死”,道医“以猪肪、楮漆下之”^[14],遂转危为安。

“猪膏解毒”的用法,直至晚清仍广泛流传于民间。据光绪年间《广东历代方志集成·高州府部》记载,草菠萝“食之杀人”,解毒有二法:“薤菜浆灌之愈,或以猪膏白糖饮之亦愈。”^[15]其中的薤菜,《南方草木状》载其“能解冶葛毒”^[16]、《医林纂要》述其“解虫毒及砒石毒”^[17],为岭南医学乃至东南亚各国传统医学的解毒要药,而猪膏与之并列,“饮之亦愈”,可见其解毒功效卓著。《吴川县志》记载一种名为兜螯虫的剧毒虫类,“农夫以手杀之,不数十,手烂矣。鸭能食,然多食亦死,惟先饲以猪膏乃不死”^[18],亦体现了猪膏解虫毒的作用。

可见,从汉末佚书到明清集大成之本草著作,从医学典籍到广为流传的各地地方志,均大量记载了猪膏解毒之功效,且尤其擅长于解除各种动物、植物、矿物带来的毒性损伤。

分析猪膏解毒的机制,应与其性凉而利下有关。中医一般认为各种虫毒、金石毒多偏属于热性,而猪膏的药性偏凉,同时具有利肠胃、通二便之功,故可促进毒性物质的排出。当然,这些也只能初步解释古人

记载的猪膏解毒的现象,其更多的解毒机制还需设计相应的实验研究进一步探索。

2.2 猪膏解毒与黄疸证治 仲景在《金匱要略》黄疸病篇中虽未提出过解毒的概念,但却运用了以解毒为主要功效的猪膏治疗“诸黄”。后世挖掘其治黄思想内涵,并在此方面有所发展。例如,元代朱丹溪^[19]在《丹溪心法》中提出黄疸治疗“分利为先,解毒次之”,明确将解毒列为仅次于分利的黄疸治疗大法。清代《急救广生集》有一黄疸方,言“拔去积毒即愈”^[20],可见解毒亦为黄疸重要治则之一。

现代医学认为,黄疸是由于各类不同因素导致胆红素升高而引发的症状,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各类肝脏毒性物质造成的肝损害。近年来研究显示,天然药物、食物的毒性中最常见、最典型的就是肝毒性,临床上每年均可见大量药物性肝损伤患者,且常出现黄疸^[21]。例如,前文提到猪膏可解的“斑蝥毒”,同样具有肝毒性。现代研究证实,以斑蝥提取物为主要成分的多种抗癌药物,均具有不同程度的肝毒性,可引发肝损伤而导致黄疸^[22]。由此可见,治疗黄疸确实需要解毒,猪膏解毒的功能与黄疸的病机及治则治法相吻合。

3 对猪膏发煎功效及主治范围的再认识

3.1 仲景对黄疸病因病机的认识 根据《伤寒论》及《金匱要略》条文,首先,“黄家所得,从湿得之”“小便不利”或“小便难”是“身必发黄”之前提,方后注提出中病反应为“(茵陈蒿汤)小便当利,尿如皂角汁状,色正赤,一宿腹减,黄从小便去也”;“(硝石矾石散)“病从大小便去,小便正黄”;“(猪膏发煎)“病从小便出”^[23]。此外,仲景亦有“当下之”的大黄硝石汤等,不论是“从湿得之”“但利其小便”,还是通下法,通利二便是仲景治疗黄疸的重要法则。现代医学也认为,胆红素排出途径是以粪胆原形式从大便排出,及以尿胆原形式从小便排出。

其次,从《金匱要略·黄疸病脉证并治第十五》第1条“脾色必黄,瘀热以行”、《伤寒论》第236条“阳明病,……小便不利,渴引水浆者,此为瘀热在里,身必发黄,茵陈蒿汤主之”、《伤寒论》第262条“伤寒,瘀热在里,身必黄,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主之”等可以看出,“瘀热在里”或“瘀热以行”是仲景论述发黄的核心病机之一。仲景这一论断得到后世普遍认同,如北宋《太平圣惠方》有言“瘀热与宿谷相搏……故身体面目

皆变黄色”^[24];当代肝病大家关幼波根据“瘀热以行”理论,提出“治黄必治血,血行黄易却”^[25];名老中医施维群教授亦将“治血”列为黄疸三大治则之一^[26]。

3.2 猪膏发煎的解毒、消瘀、通利功效 乱发消瘀通利之功自古即为本草著作所记载。据《神农本草经》:乱发“主治五癰,关格,不得小便,利水道。”^[27]《日华子本草》亦有血余“煎膏长肉,消瘀血也”^[28]的记载,《本草思辨录》中更直言:“乱发引入下焦血分,消瘀通利格利水道。”^[29]猪膏亦有消瘀、利水、通二便的功能,《本草纲目》言其可“利肠胃,通小便,除五疸水肿,生毛发,破冷结,散宿血,利血脉,散风热,润肺”^[7]。利血脉,即消瘀活血之意;利肠胃,通小便,即为通利二便之功。由此可见,由猪膏和乱发组成的猪膏发煎具有“消瘀、通利”之功,能够从消瘀、通利二便等方面治疗黄疸。再结合前述仲景时代对猪膏解毒功效的认识,可以得出结论猪膏发煎的主要功效应为解毒、消瘀、通利。可以说,该方囊括了各种不同黄疸的共同治疗环节,符合仲景医学对于黄疸治疗原则的认识,治疗范围也不应局限于燥结萎黄一症。

3.3 对“诸黄”范围的再认识 虽然仲景在《金匱要略》中明言猪膏发煎是为“诸黄”而设,但后世注家对其解读逐渐变化,最终应用范围由广泛的“诸黄”转变为“胃肠燥结萎黄”。但前文已述,大量古籍显示,当时中医对于猪膏的认识,始终以“解毒”为其主要功效,而非润燥补虚。因此,以“胃肠燥结之萎黄证”概括猪膏发煎的应用范围,恐非仲景原意。

仲景未明确提出猪膏发煎治疗何种黄疸,而用“诸黄”二字概括。“诸”字有众多、所有之意。《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中有:“诸以前妖恶禁锢者,一皆蠲除之,以明弃咎之路。”^[30]此处“诸”字为所有、一切之意。仲景在《伤寒论》《金匱要略》正文中,“诸”字凡21见,其意皆为“所有、各种”,如诸四逆厥者、诸病在脏、诸药、诸肢节、诸不足、诸疾痛等。因此,“诸黄”应指各种各样的黄疸,而不是某一种黄疸。有部分学者认为此处必有脱简,“诸黄”二字后应有“虚羸便结者”之类的描述,但这仅仅是一种缺乏依据的猜想。

再观该篇其他治疗黄疸所用方,仲景均明确指明该方用于何种类型黄疸,如茵陈蒿汤治疗谷疸,栀子大黄汤治酒疸,硝石矾石散治女劳疸。总览全篇布局,前部详述某种黄疸以某方治疗,而后部加入一条“诸

黄,猪膏发煎主之”,可见猪膏发煎所治“诸黄”并非单指某一类型的黄疸,而应为多种黄疸。除了包括本篇所述黄疸类型(谷疸、酒疸、女劳疸)之外,还包括其他原因导致的多种黄疸,并且尤其侧重于黄疸病篇前部未详及治法的各类少见黄疸,如各种动植物、矿物药的肝毒性诱发的黄疸等。这一推测既符合《金匱要略》“黄疸病”篇布局安排的内在逻辑,又遵循了“诸黄”二字的字词含义,且更符合仲景时代对猪膏解毒功效的认识。

现代研究显示,猪膏发煎能够改善四氯化碳(carbon tetrachloride, CCl₄)等肝毒性药物引起的药物性肝损伤模型大鼠的肝功能及胆红素代谢^[31-32],也说明猪膏发煎对于肝毒性药物引起黄疸的治疗作用。

4 结语

综上所述,古代医案记载显示了猪膏发煎良好的临床疗效,但近现代以来其应用范围逐渐减小,未得到应有的重视。通过对古籍的梳理,可以发现猪膏具有“解毒”这一重要功效,因此猪膏发煎的主要功效应为解毒、消瘀、通利,该方的条文及药物组成充分体现了仲景对猪膏、乱发二药的认识,其主治范围应包括各类原因引起的黄疸,尤其侧重于《金匱要略》黄疸病篇前部未详及治法的各类少见黄疸,如动植物、矿物药的肝毒性诱发的黄疸。在此文献研究的启发下,进一步开展对猪膏发煎治疗黄疸的效果和机制的研究,或将为临床治疗黄疸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参考文献:

[1] 王焘.《外台秘要方》校注[M].高文柱,校注.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116.

[2] 张杲,俞弁.100种珍本古医籍校注集成:医说续医说[M].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2013:53.

[3] 陈明.金匱名医医案精选[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430.

[4] 徐锦.心太平轩医案[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50.

[5] 顾西畴.顾西畴方案[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1:122.

[6] 窦豆,钟相根.仲景原文之原意澄清与流变梳理——以“疮家”新解为例[J].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19,42(9):713-719.

[7] 李时珍.本草纲目[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2689.

[8] 孙思邈.千金宝要[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27.

[9] 葛洪.肘后备急方全本校注与研究[M].刘小斌,魏永明,校注.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18:216.

[10] 贾思勰.齐民要术[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6:204.

[11] 许洞.四库家藏:虎铃经[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82.

[12] 司农司.农桑辑要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346.

[13]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宋笔记:第九编(三)[M].郑州:大象出版社,2018:84.

[14] 阮元.续世说[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510.

[15] 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历代方志集成:高州府部(三)[M].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87.

[16] 靳士英.《南方草木状》释析[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7:130.

[17] 汪绂.医林纂要探源[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83.

[18] 毛昌善,陈兰彬.广东省吴川县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397.

[19] 朱丹溪.丹溪心法[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114.

[20] 程鹏程.急救广生集[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9:54.

[21] Shen T, Liu Y, Shang J, et al. Incidence and etiology of drug-induced liver injury in mainland China[J].Gastroenterology, 2019, 156(8):2230-2241.

[22] 范潇婷.比较斑蝥素与去甲斑蝥素对毒靶器官的不同影响[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7:36.

[23] 路琼琼,潘霏,韩军,等.经方中病反应探讨[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7,32(7):2870-2873.

[24] 王怀隐.太平圣惠方校本[M].郑金生,汪惟刚,董志珍,校点.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1151.

[25] 郭锋.运用“关氏三法”辨证治疗黄疸病心得[J].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2014,12(18):8-9.

[26] 来杰锋,石荣珍,倪伟,等.施维群辨治黄疸经验浅谈[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18,42(3):200-203.

[27] 佚名.神农本草经[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44.

[28] 日华子.日华子本草[M].尚志钧,辑复.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153.

[29] 周岩.本草思辨录[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5:126.

[30] 范晔.后汉书[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6:21.

[31] 孙紫薇.猪膏发煎治疗“诸黄”的物质基础及作用机制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9:76.

[32] 许宗颖.《金匱要略》“诸黄,猪膏发煎主之”的实证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9:82.

(收稿日期:2020-07-10)